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54期(2025年11月17日) WWW.MINGHUI.ORG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83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4,447,733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预计将持续到本月下旬。

本期内容提要

【大陆法会】面对面讲真相 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

【大陆法会】用法律反迫害

【大陆法会】你敢讲 他就敢退

目 录

◆修炼园地

近期感悟：修炼严肃 救人急	3
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 心里有众生	8
“快告诉我 这位佛在哪里？”	13

◆大陆法会

面对面讲真相 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	19
用法律反迫害（上）	24
用法律反迫害（下）	35
你敢讲 他就敢退	50
救人是使命 处处证实法	58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给他们讲了真相，劝退了。我为他的家长能在善与恶中选择善，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

六年来，这里的学生、老师一批一批的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有一个女学生在这里上学时，我怎么讲她也不退。她考上大学后来看我，第一次来还是不退。第二次来，我又劝她说：“姨是为你好，你感受不到吗？”最后她爽快的答应了。我还利用中午、晚上的休息时间，到附近医院、公交站点讲真相。

在工作中，我时时牢记自己是修炼人，处处为老板着想。冬天暖气是学校自己烧，老板每天早早起来，要把锅炉捅开。我每天早晨四点起床炼功，后来我主动为老板把锅炉捅开，这样就不用老板早起床了。

学生们每年考完艺术专业之后，就回原校学文化课。他们走一个房间，我就打扫一个房间。等孩子们走完了，老板叫我和他打扫房间，我说：“已经打扫干净了。”老板推开门一看，高兴的说：“你也不叫我一起收拾。”我说：“你忙。”

我把废品收拾在一起卖了，把钱如数交给老板，老板说：“这钱给你拿着吧。”我说：“我不要，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每年年底，老板要给我五千元奖金，我从来不要，我说：“你们也不容易。”老板说：“上哪找你这样的人？！”这是世人对大法的认可。

这些年里，虽然我在受难中，但我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因为这是我的史前大愿。今后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都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也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

弟子叩拜师尊！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其实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这里，让他们来得救，是师父加持弟子所做的一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个人能做出几十人的饭，而且还好吃，我真切的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

当然，我的使命是救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为了让孩子们能明白真相，孩子们生病了，我下班后买上好吃的到宿舍看望，从生活上、各方面关心他们。他们把我当亲人，和我无话不说，有什么烦心事都要和我讲，我就用法理引导他们，叫他们首先要做个好人，才有好的未来。这样，我就很自然的给他们讲了真相，把他们都劝退了。

有的学生衣服破了，我帮他们缝上。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一次，一个学生让我缝衣服，一起来了四个人。我有些心急，到宿舍给他们四个人一起讲了真相，以往是单独讲。结果四个孩子同时给家长打了电话，说我是炼法轮功的。

我觉的自己不对了，有了急躁心，不应该给四个孩子同时讲，而且他们对我还不了解。第二天，两个孩子的家长把孩子接走了。多亏老板明白真相，而且老板的兄弟、姐妹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

两个没走的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给缝衣服的学生，他给家长打电话，家长说：“你先观察一段时间，人家是个人信仰。”后来，这个孩子衣服破了，又找我给缝，在生活上，我也照顾他。他一没事就到厨房找我，我给他讲做人的道理，让他好好学习，要理解家长的一片苦心。后来这个孩子给家长打电话说：“我们做饭的阿姨对我很好，还给我缝衣服。”家长说：“我说人家是个人信仰。”这是后来孩子的家长和老板说的。这个孩子考上大学后，第二年他父母把他妹妹也送到了这个学校；第三年把他弟弟也送到了这里。我同样

近期感悟：修炼严肃 救人急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最近我深深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及救人的紧迫。下面我把自己的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

一、深层向内找

我们都知道“向内找”是每位大法弟子应该践行的，这是我们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最近我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感觉也是事事对照，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也在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甚至突然冒出来的不正确念头我几乎都能抓住它，并识破它背后的执著心。在受到不公对待后，我依然会找自己的不足，不用人心去看问题。

但是我总感觉自己修的不够清透，一直处于拖泥带水的修炼状态，我有些迷茫。师父看到我有这颗真修的心，就用法点醒了我。

那天我背《转法轮》，背到了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啦，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一般的气功师看不见，一般的特异功能看不见，只能看到人身体有黑气了。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干治治不好。”

这段法的每个字都飞进了我的大脑，每一句都在重锤着我，启悟着我。我瞬间一震，一下子明白了：原来

我一直只是机械的向内找，修了一点儿皮毛而已，没有找到实质。

我继续往下背法，师父说：“你把它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X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转法轮》）

背完这两段法，我一下子找到了深层的那个“灵体”，而不只是表面上的那点黑气了。比如在一件事中，我被误解了，当时我守住了心性，没去辩解。有一天，别人知道了事实，对我说：“原来是这样啊，不是你的问题。”这时我就感觉心里舒畅很多。我觉的自己能做到不辩解，当别人问到我时，就善意的解释一下。其实这还是放不下，表面的不动声色，只是常人式的涵养，而不是修炼人的标准。

真修是讲“无漏”的，往深处挖，不就是那颗保护自己的私心吗？它就是深层的那个灵体，不把它挖出来，只在表面上的瘤子、发炎、骨质增生等这些地方下功夫，是达不到真修弟子的标准的。感恩师尊慈悲点化，弟子今后一定要深挖执著，真修，实修。

这几天，有一件小事使我不舒服。平时出现这种感觉后，我向内找，往往是嫉妒心在作怪。因为知道嫉妒心的危害，我自己很注意对嫉妒心的去除。生活中的不平衡，不高兴，或者羡慕别人等，一找都是嫉妒，来了我就排斥。可是这次我反复衡量，觉的还真不是嫉妒心，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当天晚上集体学法后，A同修跟我说了她做的一个梦：A同修看到我站在她家门口，就开心的过来和我说话。说话间，A同修看到我的身体变的越来越透明，最后完全消失在她面前。为了感受我的存在，A同修抓住我的胳膊，

我替她们值班，这些女孩很高兴，我也有了学法、炼功的环境。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修炼心切，就帮了我。随后会计主动让我一个人住了一间房。感恩师父为弟子操心！

到了食堂开饭时间，我帮他们给大娘大爷端饭。吃完饭，我看见有位老大爷站起来动不了，就赶紧跑过去把他扶出来。这位大爷每次吃完饭就看我，我就过去扶他。他感动的说：“你真是个活菩萨呀！”我说：“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

我有时间还帮大娘洗脚、剪指甲。养老院的被褥尿味很浓，一直没拆洗过，我让他们拆了放在洗衣机洗出来，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缝上。大爷大娘们都夸我，院长也很高兴。这样我开创了讲真相的环境，一天讲一个人。老人们记不住，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个字写在纸条上，放在他们的兜里。

一天，有两个人来修房顶，我就上去给他们讲真相，结果这两人下来告诉了办公室，把我给举报了。第二天，院长领着两个警察来敲我的门，我当时念很正，根本没怕。这两个人问这问那，让我配合，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配合啥？”他们问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就走了。

四、当厨师

我又来到一家私立艺术学校，开始是给大厨打下手。一个月后，厨师走了，老板让我给做饭，可我从来没有做过饭，而且又是几十人的饭，我问自己：“能行吗？”可是又没有人做，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哪都应该做好人，什么工作都能做，而且还要做好，我答应了。

因为我跟了厨师一个月，也看会了些，又通过自己的摸索，结果做出的饭菜得到老师、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后来招生的时候，有的学生是因为我做的饭好吃才来这里。

一次，老板的妹夫跟我说：“大姐，你再给我找一个象你这样的人。”他对我的认可，也是对大法的认可。

一次校长看我拉了一车盘子、碗，因为学校有几百名师生，他问我：“你累不累，不嫌麻烦？”我笑着说：“行，干一行，爱一行嘛！”他也笑了，说：“没的说，你真行。”

因为厨师们都明白了真相，他们还保护我。一次厨师长说：“今天下午有个人好象找你，我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我说：“太谢谢你了，你积了大德了。”这些人明白真相后就一个个都走了，厨房只剩我一个人了。因我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这是修我这个情，该去掉这颗心了。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他们得救了，应该另一批人来得救，这是师父的安排。

又来了一批厨师。刚开始他们是一伙的，就冷落我，我也不放在心上。通过我的言行感动了他们，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后来我很顺利将他们都劝三退了。有一个面食师傅，我怎么帮他，他也是不满意，背地里说：“为什么老板把她留下来？”别人告诉了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我没动心，还是照样帮他。

这些厨师做了一个月，老板说饭不好吃，就又换人了。其实是这些人明白真相了，该下一批人来得救了。这样又来了一批，我给他们讲明了真相，赶紧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劝退。这一批人是把厨房承包了，承包方想多盈利，所以少用人。我想他们也不容易，于是就主动离开了。

三、清洁工

我来到一家养老院，工作是打扫楼道。这里一个房间住好几个人，没有学法、炼功的环境。我寻思这怎么办呢？楼道里有一间房子是值班人员住的。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孩，谁也不想值班。我想我是炼功人，应该为别人着想，

她发现我全身只有十个手指尖还隐约可见。A同修说梦中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修炼的纯净状态，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她一边流泪，一边跟我描述梦中的场景。

A同修走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梦。对于A同修本人来说，这个梦也许是师父的鼓励，但是我听到了就不是偶然的，这绝不是仅仅考验欢喜心的问题，一定是师父点化我有必须要去掉的执著心。我想A同修说看到我只剩下手指尖了，也就是只剩下手指肚了。手指肚？“肚”同“妒”，这是师父提醒我去掉妒嫉心。

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期望：是想让弟子越来越纯净。我再回头看，使我不舒服的小事，不舒服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妒嫉心，我下决心彻底去除妒嫉心，我是真、善、忍构成的生命，一定要修去这个败物。

二、学好法，抓紧救人

感恩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清闲的工作和宽松的家庭环境，使我能够全身心的做好三件事。这几年我和A同修配合，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期间，因为邪恶的干扰和A同修的家庭魔难，我们讲真相的时间从上午挪到了中午，从中午挪到了下午，又从下午挪到了早上，不断的调整时间，是为了救人的事不被迫中断。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众生选择新生的喜悦，对大法的理解支持，带给人的感动，几乎每天都遇到，这使得那些质疑、训斥，甚至推搡变的微不足道。

最近，我们都更加感受到救人的紧迫性，也更确定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人。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的紧紧的：凌晨三点二十开始晨炼；发完早晨六点正念，A同修就骑电动车过来接我出去讲真相；上午八、九点回家，随便吃点东西，就去公安部门近距离发正念；发完

正念后，就是连续的学法、背法；每个整点都发正念。这样一天下来，很充实。

到了下午六点半左右，同修们陆续来我家集体学法。我们学法小组在师父的看护下越来越好，同修们都非常感恩师父，倍加珍惜我们的学法环境。同修们走后，我学法、背法到晚上十二点发正念。我常感觉时间不够用，常人的事一减再减。

我最近认识到：如果法学不好，实修就无从谈起，救人的事就做不好，还容易出干事心。最神圣的事一定要用最神圣的心去做，而这颗神圣的心是法给予我们的。我们多学法，修好自己，在救人的过程中就常能感受师父的加持和有序的安排。

今年夏天的一天凌晨两点，我和A同修出去到临街的门市发真相资料。一般情况下，我们晚上去门市发真相资料，早上就不再出去讲真相了。那天在路上我们谈到了救人急的话题，在回来的路上我说：“回家后就炼功吧，发完正念还出去（指出去讲真相）。”A同修说：“行。”早上发完六点正念，我们又出去了，不困，不累，精神足，一早上劝退了十多个人，比每天还要多，这都是师父在加持弟子啊。

今年A同修要回老家过中秋节，待三天。她不愿意耽误救人，跟我商量八月十五那天让我开车去找她，我们出去讲真相。可是看天气预报，那几天都有雨。我们求师父为我们安排出一个晴天来。

八月十六那天，果然天放晴了。我带上真相资料来到A同修的老家。A同修骑电动车带着我转了附近几个村庄，村子里的人们都趁晴天晒玉米呢，我们带去的五十多本带有师父新经文的资料都发到了有缘众生手里，有四十多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看到他们淳朴的笑容，真为他们高兴啊，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人有事起的早，出不去门，以为我把门从外面锁住，偷着跑了。一会儿，我倒完垃圾回来，男主人很生气的问我：“你为什么把大门从外面锁住？”我说：“你们都没起床，我不锁住，有人进来丢了东西怎么办（因倒垃圾的地方很远）？”男主人一听，高兴的说：“你做的很对，想的很周到，用你最放心。”我说：“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我师父叫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做好人。”

女主人有时很厉害，我给她讲了真相后，她很认同大法。一次外出旅游，她告诉她丈夫、女儿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食堂洗碗工

由于情况的变化，我来到一所私立高中学校，在食堂洗碗。我的工作学生们吃完饭我再来收拾，可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本不是我的活，我也帮他们干，所以每天食堂一开工，我就下来帮厨师切菜，帮面案师父包包子，帮他们打扫食堂卫生。给他们把炒好的菜一份一份的分开，后来这个分菜的活就成我的活了。

因为厨师都是男孩子，下班后我帮他们洗衣服、缝被子、织毛衣、缝鞋垫，和他们相处的象亲人一样。这样自然就开创了讲真相救人的环境，我可以大大方方的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个不落的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

有一个厨师是信耶稣的，他说：“你是改变了环境，而我是被环境改变了，你是真修的。”学校老板的妻子是香港的，老板去过香港。因为香港炼法轮功是公开的，所以老板明白真相，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让我给他两个孩子洗洗衣服就行了，不要在食堂干了。我说：“老板，我不干你还得再找人。我下班后没事，就把孩子们的衣服洗了。”老板听了非常高兴。

救人是使命 处处证实法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八年来，弟子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之中，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了，我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写出来，向师父汇报。

一、当保姆

我因为坚修大法被迫害致流离失所，过了九年的流浪生活。我先找了一份看孩子的工作，一个月工资二百元钱，我想：“只要有个栖身之处，有饭吃就行。”到了这家，我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因为孩子才一岁，睡觉多，孩子睡着了，我就帮这家人洗衣服，做饭。

这家人住的是三层楼的房子，有一个小院。家里还雇着女主人的两个弟弟给打扫卫生和看门，来她家的人很多。我想：“既然我来到这里，说明这些人都和我有缘份，我要把他们救下来。”我利用一切机会和来她家的人接触，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得到救度。

我给女主人的两个弟弟讲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久她的两个弟弟就走了，我想他们是为了听真相才来到这里。她的两个弟弟走后，我除了看孩子、做饭，又主动承担起打扫三楼、院子、大门外面。每天早晨炼完功，他们还没起床，我就把所有的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

一天早上，我把大门从外面锁上，倒垃圾去了。男主

近些天，A同修跟老家明真相的朋友商量好，我们每次去老家讲真相，就有朋友把他家电动车充好电供我们使用。这样我们可以开车去开车回，节省了很多时间，可以多学法。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看护。路，师父给我们铺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

三、要让梦成真

就在此文即将成稿的前一天，我中午小息时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拿着每天记录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名单的小本子，不断的记录着什么，感觉很急。这时有个声音问我：“‘鸡蛋’两个字，你怎么看？”我说：“‘鸡蛋’就是‘急’呀！”我接着写，接着记，终于写完了。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条船，船上已经有许多人了，他们都两手空空，没有带任何行李，这些人都笑着看着我。我要上船的时候，陆地和船连接的安全通道变成了很窄的象吊桥一样的东西，我拿着小本子跑了过去。

我回头看，陆地上雾蒙蒙的，有许多人站在那里。我悟到，这是点悟我时间很紧，要把所有的人的东西都放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以上是个人近期修炼感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 心里有众生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看到明慧网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的交流，现将自己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期刊的过程与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和分享。

一九九九年三月得法，我和丈夫在大法修炼中已走过二十六个年头。从小喜爱看书的我，当捧起《转法轮》这部宇宙大法时，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真法。江魔头发动迫害大法后，心想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好好修，让世人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破除邪恶的谎言。

也许那就是心底的真念，也许是我来世的誓约，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我注意在工作和生活中修好自己，在向有缘人讲大法真相，大多能接受。

有的人发自内心的说，看了你，就知道电视上的“自焚”就是假的。后来我在自家开了一朵“小花”（真相资料点），在明慧网下载打印明慧同修设计编辑的真相小册子，然后出去在小区楼道里发放，也给亲戚朋友和同事讲真相时派送。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也越来越高，发现自己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存在观念，见到陌生人不知道怎样开口，有时和丈夫同修外出遇到有缘人，多是他讲我配合发正念，逐渐形成一种依赖，丈夫不在身边，遇到有缘人我还心里想，要是他在多好，错过了救人的机会，心里很难过。

师尊看到了我有救人的愿望，在一个很偶然的时间，让我看到了去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刊登我写的一篇征文，被选用到《天地苍生》的真相期刊里，这给了

刚开始为了打开话题，我总是买人家一点东西。特别是看到有陌生面孔的人在卖菜，无论多贵、多不好的我都买点，就是为了讲真相，所以回家的时候手里都是一大兜东西，老伴就笑我：“你今天又干了多少活啊（劝三退）？拎着这一大包菜。”

不过人心上来的时候就想偷懒，我问老伴：“你看看天气预报，明天下不下雨？”我总问，他就不耐烦的说：“你老问下不下雨干什么？”他这样一说，把我震醒了，我这不是人心执著吗？心里想着下雨天，我就可以不用出去了。作为修炼人，吃苦不是好事吗？我本来就起步晚，再不精进，师父能要我吗？满身业力不消，我还能行吗？从此，我就再不问第二天下不下雨了。

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使命。师父慈悲的救度我，我得出去救众生，哪怕救一个，我也得出去救。现在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讲一个人不嫌少，讲十多个人也不嫌多，因为每一个被救的生命背后层层对应的有多少生命啊！我就尽全力去做。

感恩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能让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得到这么珍贵的大法，弟子一定万般珍惜这个圣缘，修好自己，救度众生。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特别是过关的时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时，大家在法上交流交流，我就会明白自己的人心是什么，关过的也快。

五、吃苦是好事

今年夏天特别热，但即使高温天气，我也出去讲真相。师父看我真的精进了，就给我清理身体，从头顶，到嗓子，到胸口，到胃，到腿，一层一层的给我往外推业力。每次业力来的时候，都是凶猛万分，我就坚定一念：“这绝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消业。”无论身体表现的怎么糟糕，我也不动心，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走过来了。

去年，我的胃疼的死去活来，好些天根本无法睡觉，疼的在地上打滚，周围的同修帮我闯关。我从胃里呕吐的东西又黑又臭，老年同修也不嫌弃，帮我处理呕吐物，帮我发正念，帮我从心性上找原因。我去掉了很多情、不平衡的心、怕心、利益心，闯过了生死关。

今年，业力从腹部、大腿处出了象红疹子一样的东西，一大片一大片的，非常痒，有时身上都被我挠破了。出门讲真相的时候，挠破的地方被汗水浸着，格外的疼和难受，走路都不太敢快步走。

晚上，身上痒的经常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有点打退堂鼓。我对自己说：“师父为了度我们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这点苦算什么，我要赶紧出去讲真相。”讲真相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习习的小风在背后吹，身体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知道是师父慈悲的看护着弟子。

老伴看我身体都这样了，每天还出去救人，很佩服，也很支持，家务事很多都是他干。在家里，我哪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立即向老伴承认错误，并告诉他师父的法是怎么说的，我哪个地方没在法上，必须改正。老伴虽然不修炼，但是我说给他听，他能听懂，非常敬佩大法。

我极大鼓励，还让我看到正好是有个错字需要更新，就是“精進”的“進”需要改回正体字“進”，师尊的慈悲点化是让我精進啊！我决定自己动手制作《天地苍生》期刊，面对面向世人发放。

我平时做真相资料不求数量，但保证制作质量力求精美。《天地苍生》是在国外发行的杂志，这正是我喜爱的那种高端、内容丰富，制作精美的期刊。在网上看到同修们的反馈也非常好，世人愿意看，并接受真相。

《天地苍生》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启迪人的善良本性，加之大法的真相文章，能够引领人走向传统。如今的世人，大多已经不懂得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了，只有修炼人通过修炼大法，才能编辑制作出这样精美、时尚，并符合世人喜爱和容易接受的真相期刊。我们能打印制作资料的大法弟子更应该珍惜这救人的机会，让它起到更好的救人作用。

我购买了进口的70克A4双A牌打印纸做内页，封面和封底用120克双面铜版纸打印。丈夫原来在单位装订过卷宗，他和我配合共同制作，用铜版纸事先裁剪好现成的书脊留着备用，把打印好的内页每一本钝齐，夹上夹子，画上线条，按线条订好书钉，用油画笔刷上乳白胶，沾上书脊，最后沾上封面和封底，把制作好的每本擦上，每次大约3-4本，用玻璃砖压上一宿，精美的《天地苍生》期刊就制作完成了。

我和丈夫都喜欢绘画，对期刊中世界名画部份也格外欣赏，决定将这部份采用120克双面铜版纸打印装订，这样更加突显画册的精美和大气。

对制作好的期刊，我们首先阅读和概览，一篇篇具有传统文化的精彩文章，一个个真实感人的修炼故事，一幅幅精美的世界名画，让我们爱不释手，大开眼界，每次看

完都有种期待感。我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精美真相期刊，心里想着世人一定要珍惜，一传十，十传百的看，每一本都能起到救度更多众生的作用。

期刊制作出来后，我想先送给我的一位朋友，她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医博士。得知她退休后受聘一家中医院，那年给她讲过大法真相；她接受，但我们多年没联络了。我来到她工作的单位，真巧她正好没患者。见面后，她很惊讶，一是我突然来访很惊喜，二是这么多年看到我还那么年轻。

我告诉她，我还在修炼大法，大法性命双修，所以多年没有变化，她也很认同。攀谈中，我把302期的《天地苍生》拿出来送给她，翻开让她看里面的精美画面，并介绍里面有我们师父发表的、也讲给世人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的讲法，让她一定好好看看。我知道她经常出国旅游，告诉她有机会一定看看世界第一秀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出，是真正的神传文化，现在只能在国外看到。

她很高兴的将期刊收下，并一再表示感谢，一再说谢谢，谢谢！

一天，我和丈夫来到一个大型综合商场的画廊。我们随意走进一个画室，只见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画家正在专心的作画。看到我们进来，连忙站起身来，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并谦虚的介绍他的作品。

我与丈夫也认真的倾听和欣赏他的作品。他的画作有油画风景和人物肖像，还有些素描人物肖像。这是一位看上去还有着传统思想的画家，具有追求写实的画风和朴实无华的思维方式。

当我把《天地苍生》期刊拿出来给他看时，他高兴的接过去，并随手翻看里面的内容，称现在很少看到这

心去掉了很多后，我敢遇到人就讲真相了。遇到路人，我找个话题搭上话，然后就开始讲真相。一天能劝退五、六个人；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劝退十多个人。

有一次，我和姐姐去集市讲真相。集市上人很多，一个挨一个的，姐姐转着圈的给这个人讲完真相，再给另一个人讲。人一多，我就不知道该和谁讲了。看着姐姐一个一个的给人做三退，我这边急的直转圈，也没劝退一个人。我对姐姐说：“这地方我不能来了，我这一个人人都退不着，我得回去讲。我跟你在一块，就是退不着。”姐姐说：“你不是修炼状态，你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别人能劝退，你不能，这不是怕心作怪吗？你这么急躁，你怎么劝退？这叫修炼吗？”

我仔细向内找自己，一个是怕心，一个是急躁心。我赶紧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怕心、急躁心都不是我，我坚决不要它，立即解体。”人心解体了，讲真相的时候，我就不怕了。

不过人心也是一层一层的去，去了一层，过一段时间又会返出来一层。有时出去讲真相，这个嘴就是张不开，心里那个着急啊。姐姐说：“你敢张嘴，你敢讲，他就敢退，你张嘴！”我就把那些个顾虑一股脑的都撇脑后了，啥也不想，遇到人就张嘴讲真相。后来一遇到张不开嘴讲真相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的重复着这句话“你敢张嘴，你敢讲，他就敢退”，张嘴！我马上就有了正念，就能开口与人讲真相了。

有一天，我又和姐姐出去讲真相，她讲退了十一个人，我劝退了九个人，姐姐就鼓励我。我发现讲真相时，没讲之前会有顾虑，但是一旦张嘴讲，就啥心都没有了。即使对方不听、不退，甚至谩骂、撵我走，我心里也不害怕。

同修间的交流非常重要，我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在小组中与同修交流，大家共同提高，增加了我很多正念。

三、有师父加持，我的智慧源源不断

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相，就那几句话，说完就不知道说啥了。后来师父就给我智慧，有些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出来的。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女士，搭上话后就给她讲真相，讲三退能保平安。她不怎么相信，说：“怎么保？”我说：“比如说，你今天从这条路走，前面有车祸，神不让你从这走，让你从那条路走，这不就躲过去了吗？”她一下就明白了，马上三退了。

也有人说：“来了地震了，都死了，怎么保(平安)？”我说：“要来地震了，神今天给你调走，让你去别的地方办事，这不就躲了吗？”对方一听很有道理，就同意三退了。

有些老年人有个想法：“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死了就死了，无所谓了。”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我就说：“你可能这么想啊！我告诉你，你三退了，百年之后你不会下地狱；你不退出，百年之后百分之百跟着中共下地狱，它倒楣，你也跟着倒楣。”对方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人就说：“我可不想下地狱，退了吧。”

我也经常遇到信基督教的人，刚开始不会讲。后来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告诉他：“耶稣是个正神。你信耶稣，就是想去神的天国。但是共产党不信神啊，你带着兽的印记，神不会要你的，你得退出来，才能干干净净的信你的神。”我这样说，他们就明白了，就同意三退了。

很多人三退后，就使劲的谢谢我，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来救你的。”

四、去人心

讲真相是一个实修的过程，能暴露出不少的人心。去年我还不太敢讲真相，基本都是去小区找坐在凳子、台阶上休息的人；对走在路上的人，就不敢遇到就讲。今年怕

样的书了，还问我是哪出的？有你的文章吗？并说有些名画他都临摹过。我说那这本书就送给你吧。他说：“那好啊，得谢谢啊，我就爱看书，回去晚上好好看看。”因他耳朵有点背，没有来得及给他讲真相和“三退”。我们想，这是一位有缘人，等择日再将刊有《揭秘美术基本功训练》文章的300期和303期《天地苍生》给他送过去。

一天，我去商场想买一个比较大一点可以装下期刊的挎包，外出携带方便。

在箱包区楼上楼下转了一圈，也没选到合适的，刚想离开时，突然看到一个精品屋挂着“全场甩货 一件不留”的广告。我走进去，一位四十岁左右操着南方口音的女士笑眯眯的看着我说：“选一个包包吧，我的货都是好的真皮，过两天我就撤走了。”我环顾四周，还真看到了一款我心目中喜爱的那种。谈过价钱后，我决定买下来。于是我们攀谈起来，

她说：“十八岁就来这做生意，一眨眼都四十多岁了。这几年疫情，人少了生意惨淡，决定回老家了。”我问她知道法轮大法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借机给她讲了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并告诉她我修炼大法二十六年了，今年都五十多岁了。

她惊讶的瞪大眼睛，说：“你一进来，我还以为你没有我大呢，你竟然比我大十多岁，哎呀！看来你讲的是真的啊，这个功法应该挺好。”顺势我帮她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

我拿出《天地苍生》期刊，翻开里面让她看，告诉她这本书送给你，回去好好看看，并介绍她仔细阅读师父发表的讲法。她看着精美图文并茂的期刊，高兴的连声说谢谢，并说，让她知道了真相，还送给她书看，真是感谢。

回过头来，她又问：“不要钱啊？”我说：“不用，只要你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

我心中感叹，这个生命在这里等待了近三十年，等待着大法的救度！

在打印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期刊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心性在提高，阻碍面对面讲真相的观念不知不觉中消除了。随着讲真相的深入，发放期刊的增多，我逐渐的发现自己看到有缘人就想告诉他们真相，心里有了众生。这时我真切的感受到师尊就在身边，你想什么师父都知道。

讲三退是怎么回事，让她们三退。我对她们说：“你叫吉祥，你叫如意，你叫健康，你叫平安（因为这些名字我能记住）。”她们都点头说：“好，好，好。”

我扭过头来看那个老头还在等车，我琢磨着，这个老头也不能给落下啊。我走过去给他讲三退。他说：“好，好。”很爽快的也退了，这一下五个人都得救了。我心里无限感恩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

三退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认真对待每一个听真相的人。有一天我遇见一个老头，给他讲完真相，他也同意三退了。不过我感觉他好象有些糊弄，我又扭头回去找到他，真诚的对他说：“大爷，你是真退还是假退啊？这可是为你自己保命，你可别糊弄啊！”他猛点头的说：“好好好，真退，真退。”我这才放心的走了。

有一个卖菜的人，她周围的人我都给做了三退，我也给她讲过好几次真相。她说：“我什么都知道，都明白。”可她就是不退。有一天，正巧她一个人在卖菜，我又去和她讲，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平安，让你幸福。大淘汰的时候，别把你的命搭上去。”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发自内心的为她好。她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同意三退了。

我也经常遇到不听的人、说难听话的人，还有人高声喊：“你反党！你反社会主义！”我也不生气，也不和他理论，转身就走了。后来我与同修交流，同修说：“象这样的人，咱们也得把大法弟子的善留给他。”

以后我再碰到这样反对的人，即使他不退、不听真相，我也很善意的对他说：“无论怎样，我都祝你平安！”一般来说，对方就不那么抵触了。回家后，我就找自己，查查自己都有啥人心起来了，对着人心发正念，第二天继续出去讲真相。

的老太太和我一起出来，我就问她：“大娘，你往哪走？”她说：“我老伴骑车走了，我坐车走。”我说：“大娘，那我打车，把你一起捎着吧。”她高兴的说：“我可遇见好人了。”我俩在等车的时候，我就对她说：“大娘啊，现在天灾人祸多，老天爷在收人了。哪个朝代也没有铁打的江山，共产党坏事做多了，老天爷要灭它。现在天灾多，你看洪水啊，瘟疫啊，地震啊。咱以前入过队、入过团、入过党啊，起个小名，在心里退出来，老天爷就保佑你，这些灾难摊不到你头上。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高兴的说：“好啊，好啊！”

我俩上车后，我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司机说：“有人给我讲过，但是我没退。”我说：“你可别不退啊，别不信啊！天灾人祸来你眼前的时候，你想信就来不及了。你有兽的印记，你得退出去，才能抹掉印记。”他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我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用，早就没有用了。可是印记不抹掉，神不认可你。你就起个小名退出去，自己知道，天知道，神知道就行。”他说：“好，退了吧。”下车的时候，老太太说：“我没拿钱啊！”我说：“大娘，我不要你钱。”

一天，我讲完真相往家走，在公交车上有个拄着拐棍的女人，年纪不大，我就让座给她。她说：“从来没有人给我让座，你给我让座，你真是个好人。”我一问才知道，她在半路下车，我要到终点下车。我心里琢磨着：“她说我是个好人，我得给她讲真相。”当时车里人太多，我没敢讲。她下车的时候，我就跟着她下车了。结果和她结伴的有四个人，她们在车站等别人，估计是在这个车站集合吧。我一看，这四个人都是一伙的啊，这怎么讲？正巧来了一辆车，将车站其他等车的人都拉走了，就剩这四个女士和一个老头。我就把这四个女士拢在一起，对她们说：“你们都过来，我给你们讲个好事。”我就讲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

“快告诉我 这位佛在哪里？”

文：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怀着喜悦感恩的心情，向师父汇报近一年来讲真相、救众生的几件小事，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批评指正。

“我遇到真经了”

去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我骑车外出救人，原来打算走大马路，可是却突然从一条小路走到一个小区的公园里去了。我很奇怪怎么走这里来了？抬头一看，凉亭的长凳上坐着一位象出家的人，在认真的看着一本厚厚的书。我向他打招呼：“朋友，您好。”他礼貌的回应：“您好。”我问：“你看什么书啊？”他把书的封面给我看了一下，是关于禅宗的书。我问：“你修禅宗啊？”他说：“我主要看禅宗的书，其它的也看，闲时就念阿弥陀佛。”

我一听心想这不乱套了吗？就问他：“你修了多长时间？”他说已经好几年了，主要是为了治病。我问他身体怎样了？他说没有多大的好转，时好时坏。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在讲法时多次强调修炼要专一，要不二法门，不能掺着其它的法门乱修。”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可以举个例子，咱们交流一下好吗？”他急切的催着：“您说您说。”

我说：“你面前有两台机器，一台收割机，一台插秧机，如果收割机坏了，插秧机的零件安上能修好吗？”他说：“不能。”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型号、规格什么都不一样，根本不可能。”我说：“不但修不好，还乱套了。”他听后会心的笑了，明白了修炼要专一的道理。

他问我他现在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你自己的选

择。”我告诉他，现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都有民众在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重德向善，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修大法的人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下，依然做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社会对人类百利而无一害。是江泽民小人妒嫉，因为修大法的人数超过邪党人员总数遂起祸心，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共产邪灵沆瀣一气，发起了对大法的迫害，这也是正法修炼人的一个劫难。修炼人最终的去向是在救度众生中，兑现来世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随师回到天国家园。而众生能够敬信大法，维护大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时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就能得到上天的保护，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平安渡劫。

讲到这里，我拿出了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对他说：“这是大法师父对宇宙众生的一次讲法，也是对三界众生的一次救度，能够看明白就能得救。”他激动的说：“遇到真经了！遇到真经了！”并且双手合十恭恭敬敬的接过了经文，小心翼翼的放到包里。

我问他加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了吗？他说：“我戴过红领巾，你帮我退了吧。”我说：“希望你选择正法，专一修炼，早日功成圆满。”他激动的回应：“彼此彼此。”分手时他朝我离去的方向一直合十，我也向他合十回礼。

“这些娃娃太吉庆了”

去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骑车到农村一个很远的小村子里发新年台历。我来到一个不大的小村子里，没见到一个人。我很奇怪，人去哪里了？正想着，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了说笑声，我循声而去，发现那里坐着七、八个人，我首先打招呼：“大家好！”

他们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就问我：“找谁呀？”我说：“就

海带还能吃吗？”因为当时中共正在宣传日本海污染。我回问他：“这海带能吃吗？”他说：“吃什么吃，这东西不能吃。”我心里琢磨着，这人可能是师父领来的有缘人。我就低声问他：“大哥，有没有人给你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说：“没有。”我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平安就是福啊！”于是我就从天灾人祸说起，告诉他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他很干脆的同意三退了。我心里非常感恩师父，我有愿望，师父就加持弟子。

二、从劝退一个、两个到劝退十多个人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每天出门，我先去把真相资料发了，然后就到处走。一天能劝退一个、两个人，最多三个人，当然也有一个人也没劝退的时候。

那时我讲真相基本就是那几句，再多就不会说了。如果对方要是多问几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所以我不敢随便拉人讲真相。我多数都是找老头、老太太，给他们讲真相。不过岁数大的老人有的听力不好，得大声说，讲起来真是费劲。

这每天一个、两个人的劝退数量也不行啊，得多救人，我心里着急。我就跟着姐姐一起去，看看她是怎么讲的。她讲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听，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回答的，我就记下来。我也经常听明慧广播，同修讲真相过程中的好内容我就反复多听几遍，有些话我就用笔记在本子上。再多看看明慧交流的期刊，里面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讲，碰到什么问题怎么回答，这些内容我都反复看。慢慢的，随着我知道的越来越多，怕心就越来越少，讲真相的面就开始越走越宽了。刚开始讲真相，我都是找单个人讲，后来就可以两个人、多个人同时讲了。

有一天我学完法回家，下了地铁，正巧有位八十多岁

你敢讲 他就敢退

文：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璞玉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万古机缘，修炼法轮大法是我无上的荣耀。下面我把自己一年多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我有愿望，师父就加持弟子

因为我姐姐修炼，所以我接触大法的时间很长，但是真正实修是从二零二零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以后。以前我总是发真相资料，大包大包的发，本地很多地方我都去发过。姐姐看我总是发资料，就对我说：“你不能老是发资料，你得面对面讲啊！”看着姐姐面对面讲真相讲的如鱼得水，真让人佩服；又听明慧广播里同修们的交流，大家都在面对面讲真相，我也着急啊，但是就是害怕，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讲。

一天早上，我给师父敬香，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想面对面讲真相。”当时我的心态很纯。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我想面对面讲真相，求师父加持我，将有缘人领我眼前。”当天我发完真相资料后，就去寻找有缘人。我看看这个人，不行，自己讲不了；看看那个人，感觉是坏人，不敢讲。走了好久，这一路走下来，也没找到一个自己能讲的，看谁都不好讲，其实就是怕心在作怪。

后来我路过超市，就去超市溜达。有人在挑海带，我也凑了过去。这时有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说：“这

找你们哪。”一个大爷问：“你有事啊？”我说：“有事，我给大家送福来了，给你们送新年台历。”

这时人们“呼”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纷纷等着拿台历。我说：“先别急，把自己以前加入的党、团、队退了再发。”这时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前些日子你们来的人给我们都退了。”我问：“有没有没退的？”有两个年岁大的老太太说她俩没念过书，她俩没退。我说：“好吧，咱们一人一本。”

大家拿到台历后都高兴的翻阅起来。有人说，图案太美了！有的老人说，颜色真吉庆！一个老太太大声说：“这些小孩就象天上的神童一样，大过年的摆在家里太吉祥了。”

我提醒大家：“别忘了仔细看看里面的真相，谁看了谁得救，谁看了谁得福报。”

这时大家七嘴八舌的告诉我说：“都看了，你们发的小本子我们都看了，写的真好，都是真事。”离开时大家都说：“谢谢你啦，以后有好东西别忘了我们。”我说：“放心吧，不能忘的。”

“快告诉我 这位佛在哪里？”

一天，我骑车到山区去救人。来到一个小山坡的玉米地里，老远就看到地头有一个人朝我望着，我就朝他骑过去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她脸色黑紫，头发灰白，无精打采的样子，好象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身体十分虚弱，好象一阵风就能把她刮倒。

我下车问她：“你等人那？”她说：“我看你从那边来了，我就在这望你。”

我问她：“你来地里干活啊？”她说：“我一个快死的人，能干活还好了呐。”望着她虚弱的身体，我关心的问：“你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不是不舒服，是有大病。我问：“什么病呀？”她说：“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肾炎、肺气肿、心脏病……”好象人能得的病她差不多都得了。

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问她去医院看过吗？她说：“看过几次，家里没钱，刚见好就治不起了，就这样在家里等死吧。”

听到她这样说，我马上纠正她：“千万不要轻易的就说死这个话，你的病在人这看是个大病，在神佛眼里什么都不是，神佛是慈悲的，只要你真心信佛按着神佛的要求做一个好人，神佛瞬间就把你的疾病连根去掉，从此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健康的好人。”

听到这些话她马上来了精神，眼睛也睁开了，说话声音清楚了，她急切的说：“大姐，快告诉我，这位佛在哪里？”我说：“这位大佛就在人世间，只要人们按着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大佛就在你的身边帮助你保护你。”

她听到这话有点不解，我顺势给她讲起来大法真相。

我问她：“你知道法轮功的事吗？”她说前些年电视里讲过，太吓人了。我说：“你被骗了，这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编造的谎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她问它们编瞎话干什么？我告诉她，法轮功学员都按师父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他们说真话，从不骗人，办真事，谁有困难真帮助。很多山区的大法弟子默默的捡石头拉沙子，无私无报酬的为本村的乡亲们修路。多年来自觉的为村民扫雪，为百姓排忧解难。你想想哪个贪官、哪个（中共）党员做到啦？

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无论自己无辜的受到多大的伤害和损失，从不怨恨他人，反而还要找找自己哪里做错了。哪个党员、当官的能做到？我们师父教导我们要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做一个比大家心目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

我问她：“如果当官的都能这样去做，那么社会不就好了吗？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社会不就稳定了

另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逐渐发现了一个现象：每当我写重要文字的时候，比如写征稿的时候，重感冒的表现总会突然而至，弄的我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干扰很大。等我写完了，发出去了，这病业的表现也没了。

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文章是有作用的，是能祛邪除恶的，是能救人的。所以，不管能不能发表，都要写，都要认真完成。而且我由原来的强打精神，在承受痛苦中完成稿件，现在已经变为在主动正念除恶的同时写稿了。

（全文结束，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她们不但做不了什么，而且在这点上提高不上来，修炼不上来却是我造成的。我们是修炼人，修炼才是第一位的。”

之四、关于请律师

在本地同修中，我是比较早接触律师的，认识的律师也比较多。我个人感觉，“正义律师”这个群体的正义感正在越来越退化，就近两年我的所见所闻，有些律师的表现就很是差强人意。当然，我们知道律师也面临着压力，而且他们并不修炼，只是职业行为。

而且作为看到、接触到这些律师的不足表现的同修，也可能存在自己修炼方面的问题，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同时，也存在大法弟子对他们带着人情式的推崇，谈话中对他们那种党文化式的恭维，也都是造成他们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另外，全国各地都时有迫害发生，都在抢这点有限的资源。

所以很久以来，我就觉的应该充份利用给被迫害同修找律师的机会，通过打电话、发信息、发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大面积接触当地律师，给当地律师讲清真相。让更多律师得救的同时，让他们发挥作用，为大法弟子辩护，为自己选择未来，改善当地的修炼环境。增加可用律师资源的同时，还存在收费低、联系方便、会见方便等诸多优势。

在我妻子两次遭迫害的过程中，我都在这样做，而且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他们也是众生，他们也在等着得救。而且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从这一角度上说，他们更容易理解和认同大法弟子无罪。仅我妻子第二次被迫害期间，我联系的当地律师中，就有多达二十几位律师愿意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而且最高收费只有一万元，还有低于五千元的。

前些日子，我地又有一位同修遭非法抓捕，参与营救的同修来找我商量，我就把以上找律师的建议给了他。

吗？哪来的社会乱象？根本不可能！可是以江泽民为首恶的邪党流氓集团不愿意。”

她问我：“为什么呢？”我说：“你想想共产党掌权以来，为百姓做过好事吗？从土地革命到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一九九九年残酷的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牟取暴利，这是宇宙中从来没有过的重罪！它们从篡权至今杀害了八千多万中国人。你说谁好谁坏？邪党谎言惑众信口雌黄。大法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强调，炼功人不能杀生和自杀，伤害生命就是犯罪。我说现在电视里天天抓坏人，你仔细看看这全是邪党党员，邪党保护的地痞无赖、鱼肉百姓的黑社会，有一个是我们修炼人吗？”

听到这里她明白了，说：“共产党太坏了，老百姓听它的话就得死。”

我告诉她，为了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它编造了所谓的一千四百例，经记者走访调查全是谣言；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假戏，以此来栽赃法轮功抹黑大法。众生的眼睛是亮的，现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民众在学炼法轮功，大法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得到了全人类的欢迎。大法的佛光普照全人类，受到了各国政府政要的大力支持和褒奖。

我说，大法解救了多少疾病缠身无钱医治的穷人，很多的恶性病，绝症病人，因为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拒绝邪党的谎言毒害，勇敢的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他们无病一身轻，过上了健康快乐的幸福生活。

这时她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问：“大姐，我怎么办？”

我问：“你加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她说入过团、队。我说：“这就是造成你得病和所有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因为你加入时对它发过毒誓，时刻准备着为它献出生命。今天

你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你的命运就会改变，会越来越好。”

她高兴的说：“太好了！”我发现她的脸色好看了，变成了粉白色，精神也好了，能站稳了。

我问她：“现在感觉怎样？”她突然大声喊：“我好了！我哪都不疼了！”

她流着眼泪激动的说：“谢谢大姐救了我！”我连忙说：“我可不敢当，这是大法师父安排我来告诉你大法真相，让你三退保平安，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快谢谢大法师父。”她连忙说：“谢谢大法师父！”

这时我拿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她双手接过捧在胸前，就认真的念起来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告诉她：“你还要把这个好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子女邻居，让他们都退出邪党的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灾难来时保平安。你这样做也是洪扬大法，助师救人，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善事，你会得大福报的。”

她高兴的脸上笑开了花，说：“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让大家都平安。”

临走时我嘱咐她一定要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她说：“我记住了。”

我走了以后，回头一看她还在向我挥手，并且大声喊：“大姐，你也帮我念呐！”我看到这个被大法救度、洗净的生命淳朴、善良无私的状态，在心里默默的谢谢师父。

在二十八年的修炼中，我们经历了重重的艰难险阻，我们心中有法，信心百倍，正念十足的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在回归天国的神路上，我体悟最深刻的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大法粒子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有些法律词汇和条款也确实不易看懂，不易理解。可是迫害发生了，而且邪恶在用整套法律系统参与迫害，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

于是愿意学些法律知识，懂些法律知识，尤其是能在使用法律反迫害中做些事的人，也就成了这方面有能力的人，也就免不了被同修推崇和赞扬。所以我提醒自己，有了一点点能力，千万不能因此而生出什么欢喜心和显示心来，其实也实在没啥可显示的。

之三、不被依赖

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能力不仅表现为会说、会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敢说、敢写。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同修来说，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还涉及一个怕心的问题。本来能力就容易让人产生依赖，而怕心更会加重这种依赖。

师父是让我们每个弟子都修成，每个人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所以依赖和被依赖都是要不得的。显示能力、大包大揽、干事心强，不但是自己的修炼存在问题，而且也影响了同修的修炼，挡了别人的路，可谓害己害人。

师父说：“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精进要旨三》〈学好法 去人心并不难〉）

去年邻区的一位同修遭迫害，营救小组同修联系到我，我说：“这时应该给检察院打电话，问问案子是否到了他们那儿。”可联系的同修说想让我打这个电话。我思考了一下后，在信中回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做不了，我就不参与了。”

事后，有同修对我表示不理解：“你为了不让她们依赖，就忍心看着被迫害的同修不管？”我说：“如果我把这个电话打了，接下来所有出面对外的事都会成为我一个人的。

感想

之一、修炼第一

师尊说：“个人修炼不能放松，无论你做什么事，讲真相啊，或者是你做证实大法的项目，首先要把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你做的那件事情才更加神圣，因为你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在做证实法的事。”（《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

这么多年走过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修炼者，不管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如果心中没有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没有清晰的法理，没有强大的正念，什么也谈不上。

有些说法，有些内容，即使知道该怎么说，甚至能背诵下来，没有心性做基础，关键时候仍是大脑一片空白，说不出来；即使勉强说出来，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只是一种轻飘飘的声音，因为没有修炼者的能量。

之二、无可显示

师尊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当前无论是集体证实法还是你个人的讲真相，都是大法需要。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的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粒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鼓掌）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的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是善良人，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实在不需要了解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

面对面讲真相 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十三年了，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面对的人形形色色，也碰到过不听真相还要举报的人。借此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把讲真相时使用功能的几个故事说出来，与同修们分享。

一、派出所所长立刻遭报

几年前，我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被带到派出所。我想派出所的人也是师父的亲人，他们在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下，无知的迫害法轮功。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救他们，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他们就不迫害大法弟子，还救了他们，一举两得。

警察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就是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个警察要拿电棍电我，我“定”住他，说：“你要电我，那电流就会回转到你身上去电你，不信就试一试。”他没施暴。

所长要我签字时，我不签，他就开始大骂师父。我用功能“定”住他的嘴，我说：“再骂，拴住你的嘴。”他一下子哑巴了，站起来就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他才回来。回来后，他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不该骂，我错了。”他是派出所所长，他嘴要不难受，他会给我道歉吗？

我在那里呆了二十四小时，两个男警察、两个女警察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所长虽然没三退，但也听明白了真相。两个女警察对我说：“阿姨，你脸色真好，粉里透红，没皱纹，

头发也是黑的。”我说：“炼法轮功炼的，回家告诉你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她有好处。”她俩都说：“好！”

第二天，我被送去看守所，因为体检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临走时，看守所警察说：“你是某某某啊！”我说：“是的。”他问：“你多大了？”我说：“六十五岁了。”警察：“你怎么这么年轻？”我说：“炼法轮功炼的。”他说：“是吗？那我也炼。”

二、让他们呆着别动

今年麦收季节的一天，下午四点多我走过一个高架桥。在下高架桥时，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在向我这个方向看。因为修路，路边的大树都被砍倒了，骄阳似火，没有树荫。他在阳光下暴晒着，站在那儿。

我骑车到他跟前说：“小伙子，这么热，在这干嘛呢？”他笑笑，没吱声。看他满脸都是汗，穿的淡黄色背心的前身都被汗湿透了，我心生怜悯，马上拿出真相袋，我的真相袋里有大法真相护身符、《明慧周报》、“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四·二五”真相、“1400例”真相等，我说：“送你个护身符。”他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我说：“不要。”

我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真相U盘给他，并告诉他怎么用，他拿着U盘看。我说：“小伙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灾人祸命能保。生命珍贵，要保住生命，顺天意退党，保平安。”他笑着说：“你真是个大善人。”我说：“你看现在大洪水、地震、泥石流，什么都来了，为了平安健康，回家看一看这个U盘，明白真相得福报。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天佑好人平安吉祥。”他说：“你是在救度我呀！”我说：“是大法师父在救人，我只是传福音的。”

正在这时，从高架桥上下来了一辆公安面包车。这车很特别，我从来没见过，比正常的面包车长三分之一，高

支持配合。听证会那天，很多同修去中院附近发正念，也有很多同修拿着身份证堂堂正正的入场旁听。听证会开始时我们才发现，这个申诉历经一年多、辗转三位法官，最后又回到了第一位法官那里。也许是其他法官都通过申诉书看明白了，谁也不愿接手这样一个所谓的案子，不想再为这场迫害背黑锅，所以互相推诿，以至一年多都没有做任何处理，最后没办法，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问我的身份，我说：“是亲友辩护人。”书记员问：“有委托书吗？”我立即拿出来。因为有公义论坛同修的提醒，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当时这个法庭还安排了另一个案子，竟然和我们是同一个时间。估计法官当时就想走走场，几句话把我们打发了事，所以书记员喊我们进去时，对另一波当事人说：“你们先等一会儿，一会儿会招呼你们。”

法官没有想到我们准备的那么充份，听证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妻子先陈述了案件过程及公、检、法违法办案之处，然后我宣读了辩护词。读到讲述法轮功基本真相及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时，法官打断说：“你们有纸质的文件？一会儿交给我们，有些细节部份就不要完整宣读了。”我说：“好，这部份细节我就不读了，我就读结论。”我大声宣读：“所以，法轮功既非教，更不邪。从做人的角度看，从字典中再难找出比真、善、忍这三个字更好的标准来。将之视作邪教，无异于将圣者呼为盗贼。”法官低了头。

当我读到辩护词中论述“司法解释是在违法”的部份时，法官几次打断我，说：“你这是学术讨论，我们不讨论法律制定问题。”我立即明确告诉他：“这不是在做学术讨论，这个冤案错案的关键就是这个司法解释。”法官没有再说什么，于是我完整的读完了整个辩护词，并在最后强烈要求中院重启再审程序。

最后，以妻子亲身的修炼体会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澄清在迫害中中共制造的各种谎言，尤其是“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的天理和现行的追责政策，劝善所有还在被裹挟着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要他们坚守良知，严格依据事实、法律，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从新审理此案，撤销对申诉人的枉法判决和裁定，还申诉人以公平、公正。

我和妻子共同完稿后，以私信发给论坛专业同修修改把关。经论坛同修修改后打印，连同附件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和第28期《国务院公报》，通过中院申诉窗口递交到中院。递交前我们发愿：让每个看到申诉书的人都能了解真相，认清邪恶，不要再参与迫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申诉书投递后，主管法官几经轮换，看起来是拖长了时间，让我们多跑了几次。其实我们知道，这是让更多的法官看到真相。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接到中院审监庭内勤的电话，通知一周后去中院开申诉听证会。我们不清楚听证会是咋回事，对方也说不清。我们问：“需要带什么？”她说：“带身份证就行。”我问：“家属可以参加吗？”她说：“可以。”

妻子上公义论坛向专业人士请教，论坛同修建议要熟悉自己的刑事申诉状，并按照刑事案件一审开庭程序准备。论坛上一位开过听证会的同修根据自己的经验也给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我和妻子商量，我们每人准备一份辩护词，独立完成，互不依赖，确保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面对都能把辩护意见表达的清楚完整。大概用了一周时间，我们各自写了一份长达近十页的辩护词。在听证会的前一天，我们才看到对方的辩护词，非常神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完整表达了无罪辩护的观点，合在一起能够互相补充，却并不重复。

我们也把听证会的消息告诉了本地同修，大家都非常

三分之一，车顶上有一个圆圆的机器“呜呜”的在转。这辆车从我俩身边绕了个半圆，下道后进了一个大铁门。我正纳闷这是什么车，小伙子突然凶相毕露，奸诈的一笑，看着我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么？”他挡在我的电动车前面，说：“走吧，去队里说一说。”我声音不大，却坚定的说：“我不去，那不是我去的地方。”他开始胡言乱语。

我本来是坐在车座上的，我猛然站起来，离他的脸近在咫尺，紧盯着他的双眼说：“小伙子，难道你感觉不出我对你的好吗？对你的善吗？”四目相对，他愧疚的低下了头，不说话了。顿了一下，他又说：“我看看你的车牌号。”他转到我的身后，看车牌去了。这时我脑子闪了一念：赶紧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对他说：“你呆着吧（定住他），我不给你讲了，你看一看U盘就明白了，我先走了。”然后我就走了。

几天前的一天，中午过后我就出去了。天太热，街上没人，我就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走了一段路后，看见马路对面树荫下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正在用电机除草。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绕过去给岁数大的人讲：“大哥你好，这么热，中午也不休息呀？”他说：“没办法，为了生活呀。”我说：“大哥，送你个护身符，保平安。”他接过真相包，真相包里面最上边是大法真相护身符，下边是各种单张真相资料，还有师父的新经文。他接过真相包，一看就笑了，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然后打开真相包就开始看资料。

我说：“大哥，退党保平安知道吗？”他说：“我不是党员，要是党员就不干这个了。”我又问：“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他说：“谁没戴过呀？全班都得戴。”我说：“退队保平安。”他说：“好吧。”我又给那两个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三退，给他真相资料，他说：“没法拿。”我看他身上挂着个除草机也怪费劲的，就说：“你心里记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一样保平安。”另一个年轻人不要真相资料，我就掉车头向前走。

就听那个不要真相包的年轻人问那个大哥：“是什么资料？”大哥说：“是法轮功。”年轻人扭头截住我说：“你别走，你宣传X教，得打110。”他张开两只胳膊挡在车头前。我当时心里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我心想：“我是三界之外的生命。你不听真相，就和你没关系了。”我急中生智的一边向后倒车，一边说：“你别胡来，那样对你不好。你别动，呆着别动（定住他）。你先看看真相资料，回头我再给你讲，我先走了。”然后我就走了。

三、念正法口诀 跟踪我的警车爆胎

有一件十几年前的事：那时我经常半夜出去写大法真相标语，刚开始写时用粉笔、记号笔，后来用自喷漆。那一次，我发了凌晨十二点正念后，就去写标语了，串大街走小巷，我骑的是一辆小型摩托车。

写了几个地方后，突然看到一辆白色轿车在我后边慢慢的开来。我立即一边发正念，一边骑上车钻进了胡同。从胡同穿过去到另一条大街上，我又找合适的地方写。我刚写完去推车，发现那辆白色轿车又在我后边了，我快速的骑上车，穿过一条小街道，转到另一条大街上，把没用完的自喷漆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自喷漆里有玻璃球，带着它走路有“咣唧唧”的声音，后半夜街上很静，远远的就能听到。

没多长时间，那辆白车又在我后边跟着了，我想转几条街把白色轿车甩开，这时我看到摩托车上的油表显示车快没油了。我走到家门口外的大街上，不能再走了，油表已经到底了，最多十分钟就要熄火了，十万火急。

我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那辆白车要是跟着我的，

审理。如果不交辩护词，就视为放弃辩护权利。辩护人是否还是不交辩护词？”我说：“是，我们不放弃要求公开开庭的权利。”

之后，妻子在网上投诉二审法官，依法追究其拒绝公开开庭审理的法律责任。收到二审裁定书后，妻子接到二审法官的电话，她说：“信访部门收到了你的投诉，让我跟你解释。”妻子再次跟她说了我们认为应该开庭审理的理由，并且说书面审理、没有辩护意见就结案是违法。二审法官辩解了几句，最后说：“二审已经结束了，你申诉吧。”

此前，在当地认识的同修中还没有听说谁做过申诉，所以我们也不清楚申诉具体怎么做，于是我们求助了公义论坛。公义论坛上同修在讨论如何才能做好申诉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目的是维护同修的合法权利，营救同修，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讲真相，救度世人。在这一点上，申诉比控告更具有优越性。控告状的书写格式非常严谨，无法展开讲真相。而在申诉状中，我们可以针对判决的违法之处展开讲真相，法律上的、信仰上的，社会的普世价值、道德、正义、良知等等，都可以讲。

于是我们明确了写申诉书的基点，就是用申诉的形式揭露迫害、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在申诉书中，先把公、检、法每个阶段所有违法犯罪的事实详细的写出来，然后对照相关法律，条理清晰的把公、检、法公然违背法律、蓄意构陷的行为逐条列出，以此揭露公、检、法披着法律的外衣践踏法律、无所顾忌的迫害善良的合法公民，让人看看到底谁在违法犯罪；并以法轮功不是X教展开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洪传全世界的盛况；中共打压法轮功二十多年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所依据的法律都是违法、违宪的，迫害的一切理由都是谎言，让人们看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荒唐和邪恶。

自己做不到呢？我给她打个电话再试试。”于是我拨通了电话，我说：“我们的要求其实也没啥难做的，你们律师不是独立办案吗？不是应该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吗？你不交辩护词，司法局又能把你怎么样呢？”她哈哈大笑，说：“也是，其实在司法局这边也没啥压力不压力的。不交辩护词，我还省事了呢！”这样我们约好去她律师事务见面。

见面后，感觉H以前没有接触过法轮功，不了解，但是也不抵触我们所讲的。聊了大约两个多小时，从我们这个具体案子到整体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两高司法解释的违法、违宪，到法院、检察院被利用着错误的适用法律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一九九九年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到“七·二零”后的造谣抹黑；从“文革”、“六四”等历次政治运动到迫害法轮功；从个人的冤案到整体社会民众的人权、信仰、言论的缺失……

聊的过程中，也有其他人过来找她办事，她迅速处理好后，依然回到我们的话题。虽然她很忙，但感觉她很愿意听我们讲。最后H说：“非常佩服你们。”甚至笑着对我说：“大哥，你的水平都可以做专业律师了。”我也笑着回应说：“别的方面不敢说，在为法轮功辩护这方面，我敢说我不比专业律师差。”

最后H律师答应，不经我们同意，不会交辩护词，并说再和中院沟通一下，争取能开庭审理。我们给她留下了[2000]39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我们起身离开时，她把我们送出律师事务所，说有事可以找她。后来本地再次出现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需要请律师单次会见时，我们给了家属H律师的电话。家属和同修找她时，她痛快的答应了，而且收费很低。

尽管我们很努力的想促成二审开庭，可还是没有达成。历经五个月后，法官给我打电话说：“二审不开庭了，书面

就让它遭恶报。”我快速念正法口诀。刚念完，就听到后边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声音非常大，紧接着是撞击铁的声音，“嘎啦嘎啦”的，声音很恐怖，我想肯定是白色轿车撞在马路的护栏上了。这时我的摩托车没油了，停车了。我走到公交车站，让站牌挡住我的身影。我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头，出大事了，撞车了，前后轮全爆胎了。”

我悄悄的从大树荫下绕过去，回到了家。我住的房子窗户正对着大街，我从窗户往外看，一会儿来了一辆车，下来了三、四个人。我心里说：“你们忙活吧，我该休息了。”一觉睡到早晨五点，我出去看了看那个现世现报的现场：撞烂的栏杆已被收走，铁墩子印还有。我数了数，他们的车撞烂了六组栏杆，我想那车肯定报废了。弟子心里万分感恩师父的保护！

四、冷静理智 正视对方

几年前发真相二维码卡片时，我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张二维码卡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我一看，他脸色不好，我动一念“神目如电”，我使劲的看了他一眼，说：“你听我的，我是为你好。”他走到我跟前，说：“哎哟，姐姐，你别这么发了，太危险了！你还是往车上放吧，别在正道上发，我们的人太多。”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背心上的图标。

我的体会是，遇到这种事不要慌，沉着冷静，从法中修出的智慧、正念、无私为他、善念，会唤醒人的良知，抑制人的恶念，从而帮助我们闯关。

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用法律反迫害（上）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一直到着手写此次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时，我才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在了利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的正法修炼路上，而且已经很多年了。回首得法前后的生命历程，我似乎看懂了自己的生命剧本，并决心坚定的一直走下去，而且要越走越好。

我得法修炼了

我参加工作后，因为相对出色的文字水平，很快就被选中到办公室工作，而且迅速被提拔为团委书记。因为我先天能表达，加之后来又在自学法律中培养了思维与语言的逻辑性、严谨性，表达能力很快就在同事中得到了认可。此时的我，在同龄人中是前途最被看好的，我自己也很有自信。

一天，我无意中得知劳资科的李师傅在看《转法轮》，据说是修佛的书。基于多年中共邪党的灌输和自己的身份，我当时心里就下了结论：这是迷信，我得说服他。我从李师傅那里拿到了《转法轮》中的部份内容，只有九页纸，因为他每天要看《转法轮》，所以舍不得把书借给我，就用电脑给我打印了九页让我看，并告诉我：“如果看后想买，我可以帮你。”

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我快速阅读了这九页内容。那个本来想“破除迷信”的念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那个少年得志、眼高于顶的我，完全被这看似通俗易懂却深奥博大的法理折服了。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

法律适用的错误，其中穿插了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内容和第28期《国务院公报》中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的内容，希望相关部门的领导能善用手中的权力，施以援手。

这封信寄往了所在区、市、省及中央各公、检、法、党委、政府机关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陆陆续续寄出约有二百封。求助信寄出后，陆陆续续收到了12368诉讼服务热线、来自省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短信，及省信访局的短信五、六条，都表示会责成相关部门处理。

一个多月后，D律师告诉我说法官让她交辩护词，已经催了几次，她有点挡不住了。我告诉她：“不能交，法官就是想不开庭，交了辩护词，就直接结案了，我们就没有辩护的机会了。”她很无奈，希望我跟法官沟通一下。

我和妻子商量：“看来中院是不想开庭。现在法官给律师施压，毕竟是援助律师，她可能承受不住压力，就可能不经过咱们同意就递交辩护词，这样中院就不开庭直接结案了，以前咱们当地二审都是这样草草结案的。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咱们给中院递交一份律师解聘书，这样她就没有代理咱们案件的资格了，法官也不会找她要辩护词了。”我们很快写了一份解除委托律师的书面声明，交到了中院。法官也没问解聘原因，只是问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另外指派一名援助律师，我们自是欣然同意，因为这正是多接触律师的好机会。过后D律师对我们这么快解聘她表示不理解，我们告诉她：“是不希望你承受太大的压力。”她也就理解了。

随后，中院又指派了一位H律师。她第一次打电话时，上来就问上一个援助律师被解聘的原因，妻子说明了原委。她就说：“那你直接拒绝我吧，估计我也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妻子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同意了。

回家后，妻子和我说起，我说：“别直接就拒绝她，应该给她一个机会，最起码咱们应该见面谈谈，她怎么知道

上诉与申诉

妻子虽然回家了，但上诉还在进行中。向中院法官提交书面材料的同时，我申请做妻子的家属辩护人，法官很痛快就同意了，并当场递交了委托书。然后法官又问我们是否还需要法律援助律师，我们认识到这是接触本地律师、向本地律师讲真相的好机会，就说：“需要。”

回家后，我和妻子一起针对整个迫害过程中公、检、法的所有违法之处，并结合一审非法判决书所有非法证据及结论，有理有据的写了《上诉材料补充》。写完后很快送到了中院，并利用每次与法官接触的机会，尽量多向她讲真相。

几天后，接到一名女律师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是D律师，受司法局委派做我妻子的法律援助律师，需要我签一份委托书，并约我们去她律师事务所面谈。到了约定时间，我们带了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和第28期《国务院公报》来到了D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她很热情，说她已经阅卷了。从卷宗看，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并询问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妻子简单讲述了案件过程中公、检、法种种违法之处，并告诉她我们要求二审公开开庭审理。D律师说她去和二审法官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达成。我又从法律角度讲了信仰合法和迫害的违法，并给了她那两份文件，请她多了解一下。

谈话过程中，D律师表现的比较正义，对我们也很同情，我们也适当的夸奖和鼓励她，最后我问她：“如果再有这类的情况，你愿不愿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律师？”她没有正面回答，但言语中能听出她是可以做的。

在此期间，妻子看到一篇文章《有感于一位常人邮递万封喊冤信 公安被迫撤案》。受此启发，以请求二审公开开庭为由，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讲述妻子遭受冤案的始末，公、检、法各阶段对妻子的违法对待，以及认定意见的违法、

得法前自学法律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小就对说话感兴趣，对讲道理有兴趣。上高中时，我考入了本市以文科著称的重点中学。考大学时，我考入了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绩不错，但总是隐隐的感觉心有不甘，但又说不清到底为什么，更不知道如何解决。

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那个心有不甘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不满足于自己所学的专业，我有其它的理想，比如做个律师。于是我在当地司法局报了名，买了书，开始自学法律。学完整个专业需要考过十四个科目，我每次报考两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考过了八科，而且几乎没用上辅导班，也从没挂过科。后来因为毕业就面临工作、成家，所以渐渐就淡忘了上学时的理想，把这事搁下了。

虽然我最终没能拿到法律专业的文凭，但这个过程我学到了专业性的法律基础课，先后学习了《刑法》、《民法》、《法制史》和《大学语文》、《逻辑学》等课程。我对各类法律条文已比较容易理解，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思维，在面对是非时，已经习惯于从法律方面去考虑。

法律反迫害初试

二零零八年，我地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也是第一次聘请了维权律师为同修做辩护。在与律师打交道中，我逐渐体会到“法律”、“正义”这样的词，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如我从课本中看到的那样。同时，在长达一年多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还明白了“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常识。

我还看到，面对一个律师或懂法律的人，尤其是面对一个既懂法律而又一身正气的人，公、检、法那些参与迫害者的嚣张气焰都有所收敛。于是面对骚扰和迫害时，我在反迫害、讲真相中自然的溶入了法律成份。

有一次，好象是中共邪党的一个什么敏感日，厂长让我答应他下班后呆在家里，不要随便外出。我说：“在单位我应该服从厂规厂纪，服从领导；下了班，我应该遵守法律，跟您就没啥关系了吧？即使在工作时间，您的命令也应该符合厂规厂纪，我才应该听从吧？”他说：“那这事儿我就没权力管你了？”我笑着反问：“您说呢？”他无奈的挥挥手，让我走了。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他们因为怀疑我在网上讲真相，将我非法关押在本单位保卫室，同时抄走了我的电脑主机。过程中，公司洗脑班头目、公司“610办公室”主任以及我也搞不太清楚的人，一拨儿一拨儿的来，恐吓我，所谓的“转化”我，都被我一一击破，同时给他们一一讲了大法真相。

半夜的时候，来了一个高个子黑脸的人，不报身份。他认真听我讲了很长时间，然后站起身说：“我走后，不管谁来，你就这样说。”在轮换看管我的警察中，一个刘姓警察被我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表示要转行，不再当警察了；另一名许姓警察听了真相后，表示对自己所执行任务的正义性产生了怀疑，觉的应该保护我。

次日下午两点多，我当着许姓警察和另一名警察的面严肃表示：“你们对我的传唤是从昨天下午三点开始的，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满二十四小时了，而传唤最长是不允许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在剩下的半个多小时里，如果你们不能证明我违法，我就要告你们违法了！”许姓警察马上到门口打电话请示，我听到他大声说：“到底怎么办呀？人家是个懂法律的，马上到时间了！”十多分钟后，我被释放回家。单位保卫科长一边为我鸣不平，一边表示要抱着电脑主机给我送家去。

二零零八年底，我从外地出差一回来，就被从车间调

几天后，新接手的副所长L联系我，让我们去拿东西，这时我妻子已经回家。到了派出所，我和妻子看了看满地的东西，说：“还差平板电脑和播放器吧？”L说：“你那个平板电脑得告诉我密码，确定里边干净才行。你说那个播放器是小收音机吧，那小卡上有‘反宣品’内容，所以收音机可以给你，小卡不能给。”我说：“这样吧，有争议的下次再说，没争议的我们先拿走。”L高兴的表示同意。

我又说：“可东西这么多，当时是用警车拉来的，我们用手得搬到啥时候呀？要不你们用警车帮我们送一下吧！”L爽快的说了声“没问题”，然后又说：“别用那个带警灯的了，太招摇，用那个公务车吧。”说完，他和几个警察把东西一样一样的装了满满一车。然后，L又跟车一直把东西送到我家。回去的时候，他讨好的说：“大哥、大姐，今儿开车送东西可不是公务，这可是我个人的行为。”我们对他表示感谢。

因为我们坚持要大法书籍，Z所长接了手，把我们叫到一个单独的屋子里，低声告诉我们：“你们给的文件我都看了，而且从网上、书上也查了资料，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也是对的，也非常理解你们。但是，如果我擅自把法轮功的书给了你们，我这身衣服就别穿了（当不了警察了）。如果当时出警的时候我在场，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接着，他讲了他在别的派出所时帮助法轮功学员的故事。谈话中，明显感觉他听过真相，并接受真相。于是我们表示，为了不让他为难，我们暂时先不提大法书的事，但不放弃。他很高兴，说：“其它的电子产品还有没发还的吗？”我随口说：“播放器的小卡还没给。”他马上说：“立即就办。”

事后，有当地同修听说了我家的经过，也正念强起来，要回了被非法扣押的三轮车。

关部门邮寄了《以案释法申请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不起诉申请书》和《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等法律文书。

案子到了检察院后，我找到办案警察，告诉他：“按照法律，卷宗送达检察院后，与案件有关的物品随案移交，其余的应该归还家属。”他告诉我说：“全部移交了，没有返还的。”我向他索要扣押清单，他推三阻四的不给。为此我郑重向他提出信息公开的要求——要求他向我提供派出所关于扣押物品处理的具体规定和相关流程。他吓的够呛，说：“我们是合法办案的，全程有录像。”我告诉他：“我现在说的是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具体规定和办事流程。”他实在没办法，几天后把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还给了我。

非法判决下达后，说到了家中宣传品非本人制作。于是，我拿着判决书到派出所，要求归还与本案无关的物品。涉案警察还是拖着不办，我就直接找到了区公安分局的信访办，正赶上局领导值班，听了我的陈述，他表示对派出所的表现很不满意，答应不用我再跑，尽快解决。

谁知，接下来派出所还是继续拖延不办，我只能再次去了信访办。信访办主任听完后说：“正好今天开会，你们那儿的所长和政保科的人都在，我把他们都叫来，面对面的把事儿说清，尽快解决了。”一会儿，所长和政保科的人都到了，政保科带头的是S。

S往对面一坐，上来就大声喊：“法轮功的一切物品都是涉案物品！”然后问我：“听见了吗？”我刚说“听见了”，他就说了一声“那就行了”，转身就走。我一下站起来，说：“站住！你告诉我，我家的打印机涉了什么案？”他尴尬的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时信访办主任过来说：“别急，你要什么写下来，我给解决。”我一边指出S的问题，一边把《扣押清单》上的相关物品一一列出来，因为律师已经给了我清单。

到了科室（迫害后，我被撤掉了团委书记的职务，到车间做了技术人员，后几经辗转）。我刚到科室报到，就被告知降了一级工资。我问劳资科：“为什么？”负责人员告诉我：“相同岗位的科室人员，要比车间人员低一岗。”我说了声“明白了”，然后转身进了新来的李厂长办公室。

厂长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李厂长，我犯了什么错误吗？”他吃了一惊：“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既然没犯错误，为什么给我降了一级工资？”他笑了：“噢，是我想的不周到。你不但没犯错误，把你调到科室来，是想重用你！但是你情况特殊，只能用你的能力，但不能提拔你，因为上边有规定，不让提拔炼法轮功的。”我说：“有什么规定、文件？我可以看看吗？”他边摇头边笑着说：“没有，再说有也不能给你看啊。”我问他：“平时连植树节栽棵树都要发红头文件，现在选人、用人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没文件呢？这不是不讲法、不讲理嘛？”他笑着反问我一句：“共产党啥时候讲过理？”

我从李厂长办公室出来没几步，迎面碰上了行色匆匆的劳资科长，他急忙叫住我：“你因为工资的事找李厂长了？”我点点头：“是啊。”他说：“刚才李厂长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给你涨上去了，你就放心吧！”

二零零九年秋的一天下班后，车间苗主任一反常态的非要请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当晚八点多，苗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单位。我到了单位才知道，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盯梢了。他还告诉我，屋外楼道里就是单位的保卫人员，别冲动。当时车间支部的陈书记也在，我干脆把心一放，和他们聊开了天。

我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很想了解我的历史，了解我炼法轮功的情况，只是平时不好意思问这事儿。今天我详详细细的说一遍，也算加深对我的了解吧。”于是我从开始工

作，得法，一直聊到被迫害。我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修炼大法后我发生了什么变化；讲了这场迫害的荒唐、邪恶与违法；讲了与以往的历次运动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期间，他们边听边点头。

最后，他们都听明白了。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二位既是领导，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但是善恶有报，不讲亲疏。”我指了指墙上的石英钟：“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是第二天了，那就形成了你们非法拘禁的违法事实。这么多年，我为了工作，加班无数，我不在乎这个把钟头，你们看着办！”苗主任不知可否，瞅了一眼旁边的陈书记。陈书记稍一犹豫，手一挥：“走，哥送你回家！”

第二天下班后，厂里的马书记将苗、陈和我一起叫到一个大会议室，会议室内还有厂办公室和保卫科的几个人。马书记问我：“明后天是双休日，想让你上班行不行？”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她说：“我可以派人代替你去看望父母。”我笑了笑，然后严肃的说：“我父母想看的是我，别人去算怎么回事？再说，你作为企业领导，知法犯法，非法拘禁员工，谁给你的权利？”她当时有点下不来台，耍赖式的说了几句硬话，但最终还是让我回家了。只是我回家看父母的时候，全程都有单位的车尾随监视。

二零一零年的一个星期五，快下班的时候，负责生产的周姓厂长告诉我：“周六周日加班。”我随口问了一句：“为啥？工作任务都完成了呀。”他有点不高兴：“甭问为啥，这是我的命令，又不是不给你加班费！”此时我意识到，单位这样做是便于对我的非法监控。于是我一脸严肃的告诉他：“按照《劳动法》，想让我加班，单位不但要给我加班费，而且需要和我商量。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不同意。现在我就明确表态，我不同意。”然后转身离开。

结束这个迫害？”于是我决定去派出所要钥匙，堂堂正正的回家！

路上，各种与怕心有关的念头不断的翻涌：“警察会不会正在找我，正等着抓我呢？”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最后牙一咬，心一横，豁出去了，我就要直接否定迫害，我把自己交给师父了！

到了派出所，我说明来意：“我要回家，但身上没有钥匙。听说我媳妇被你们抓来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抓她？同时把她的钥匙给我，要不我进不了家门。”值班警察告诉我，办案警察一个小时候回来，回来后才能给我钥匙，让我先在门口等着。

两、三个小时后，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办案警察来跟我商量：“主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喝醉了，来不了了，你能不能明天再来？”我大声说：“那怎么行？！这大夏天的，到处是蚊子。我从天亮就在这儿等，当中你们也不告诉我。现在这么晚了，我去哪儿？你们警察怎么能这么办事？”他说：“我也没办法。”于是我当着他的面拨通了110。听了我的情况，对方答应马上解决。就这样，我堂堂正正的拿到了钥匙，回了家。

几天后，我又去了派出所，把公安部39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的复印件当面交给了办案警察。他想推脱不要，我郑重的告诉他：“你必须收下，这是我提交的与本案有关的资料。这两份文件就能证明我媳妇无罪，从我家里抄走的东西也都不是违禁品。”于是，他老老实实收下了。

这时的公义论坛已经很完善，我按照论坛提供的模板填写后，对涉案警察进行了控告，把控告信发到了国家、省、市、区的公、检、法系统，同时也邮寄给了被控告的警察本人。之后，收到了几个部门的电话反馈，有的表示同情，有的给出建议，无一例负面反馈。随着案件的推进，我还向相

“法轮功的案子是特殊情况，就是不让拍照！”我说：“法律依据是什么？”他又喊：“这是政治问题，不按照一般法律规定。”同时象情绪失控了一样，大喊大叫的扯了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威严的盯着他，大声告诉他：“不管是什么，不能拿嘴说，得拿出规定！”他冷静下来，说：“我知道你是学者，我不跟你谈理论，反正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我虽然为妻子请了维权律师做辩护，但在法院问我要不要援助律师时，我仍是毫不犹豫的回答“要”。因为我要借此向律师讲真相，救律师，让律师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好的作用，同时也为律师自己积功德。我很快与一位马姓律师取得了联系，她坦率的告诉我：“我接触过（构陷）法轮功的案子，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但我不敢直接当庭这样说。”我说：“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我家还专门请了无罪辩护律师，由他来主导，你随着他说，关键的地方你只要说同意他的意见就行。”她点头同意了。

这样一来，我妻子就有了三个辩护人。按规定，每个当事人最多只能有两个辩护人。我心没动，心想：如果法官真的提出来，我宁可让出辩护人的名额，也要成全马律师，因为那是在救她。结果非法开庭那天，法官完全没提这事，可能是另一个被迫害的同修没有辩护人吧。过程中，我们三个辩护人配合的很好，辩护的主体由维权律师来说，涉及敏感的可能触动邪恶的地方就由我来说，然后就由马律师说：“我同意二位辩护人的意见。”

再次营救妻子

几年后，妻子再次被绑架，而且她被抓时，我也面临流离失所。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如果我流离失所，怎么去营救妻子？如果我流离失所，怎么

当晚，我发现楼下有一辆黑色桑塔纳车，车头正对着我家所在的楼门口，车牌是我单位的。我略一思考，就拿了一些水果下楼。来到车前我敲了敲车窗，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同事。他们说：“是上边让来的，我也不愿意。”我把水果递进去，表示我没有怪他们，但我也严肃的告诉他们：“我虽然不怪你们，但是你们也违法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你们应该知道，虽然是上边的命令，可这个命令已经超出了你们的岗位职责，你们既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义务。”他们告诉我是单位新来的王书记安排的，所以来的人都是党员。此前我已听说，这个王书记是原公司组织部的副部长，人很厉害，很多人怕他。

次日一早，我就到了这位王书记的办公室。简单自我介绍后，我开门见山的说：“王书记，你违法了。”他有些吃惊，用眼神投来疑问。我继续说：“你作为企业领导，有责任向员工普法、宣传法律。而你现在却在带头违法，利用公司的资源去做违法的事。你监视我，是违法的，同时你擅自动用公司的车、人，也是在滥用企业资源，在损害企业利益。”他耐心听我说完，并未生气，最后叹了口气，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我也很无奈，要不你去告我吧……”

后来我有机会再次见到营救同修的维权律师，和他讲了以上这几件事，他夸奖我说：“你已经能把他们打穿了。”

为自己辩护

二零一四年，恶人以在我家中发现真相币为由把我抓走，并关进了看守所。在派出所期间，公司洗脑班头目带人想“转化”我，我告诉他：“公安部有文件，专门统计了所谓‘邪教’名单，十四个，根本没有法轮功。所以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系的事，都不能跟‘邪教’联系上，更不触

犯法律。”那个跟班的本来要强行说两句，结果那个洗脑班头目摆摆手：“算了，别说了。”然后连手上的文件夹都没打开，就走了。

在看守所，面对警察非法提审中的每个问题，我都会问：“请问我涉嫌的罪名是什么？你们问的问题与这个罪名有关吗？为什么有关？如果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封住了他们几乎所有的问话。后来，他们因为从我嘴里套不出什么，连分局的副局长都来了。因为我应对他们越来越轻松，竟跟他们开起了玩笑：“这案子不是那个Y所长管吗？他怎么不来了？”一直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副局长气呼呼的说：“与本案无关，我们也不回答你！”弄的警察都跟着笑了。后来我知道，是因为本地同修大力揭露迫害，那个主管迫害的Y所长不管了。

当时的看守所，普遍存在强迫在押人员非法劳动的问题，我们那里是搓棉签和吹气球。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所以一直不干活儿。后来管号的人跟我说：“你也随便弄几个，也不给你定数儿，你还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儿，我们愿意听你说话。要不，你一个人儿在后头，警察在监控里看着就咱这屋儿特殊，老盯着咱。”我一想也行，同时自己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我一边搓棉签，一边用笔在只有火柴梗粗细的棉签上工工整整的写上“法轮大法好”，笔画很细，但清清楚楚，而且是正体字。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而且很多人凑热闹也跟着写。

一天，突然其它号的一个警察来敲门，隔着栅栏边喊边往里看：“这里谁是炼法轮功的？”我随口问他：“有事吗？”他又问：“你有笔吗？”我说：“有啊。”他突然脸色一沉，怒斥道：“别乱写啊，老板生气了！”我一下没反应过来，他又说：“别往棉签上乱写！”我明白了，马上告诉他：“咱先

用法律反迫害（下）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接前文）

做家属辩护人

我结束冤狱回家后不久，妻子就和另一位同修因在集市上讲真相被非法抓捕了。期间，我按照法律程序向各部门投递了大量规范性的法律文书，将真相内容和法律条文很好的溶合在一起，入情入理，有理有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妻子被非法开庭前，我带好各种资料到法院申请做家属辩护人。因为准备周到，当时就通过了。能见到主管法官，机会难得，于是我就以请教的态度，自然的谈起了我对案子的看法，请他评判。我从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一九九九年为什么会发生迫害性的变化；从法轮功学员到底在干什么，到“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一罪名的适用性错误；从犯罪的基本特征，到“法无明文不为罪”；从历次的“群众运动”，一直讲到目前利用法律迫害无辜的善良群众。法官静静的听着，不住的点头。

这时，从右后方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大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说的真好！”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女法官。而且这时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大办公室，好几个法官都在这里办公。

我虽然成为了家属辩护人，但主审法官告诉我：“上边有规定，部份卷宗只能看，不让拍照。”我要求他出示法律依据，他无奈的说：“没有。”

我找到了法院的纪检部门，接待我的是一个自称当过刑庭法官的人。一开始他答应，一定要让我正常复制卷宗；后来一听说是关于（构陷）法轮功的案子，马上翻了脸。说：

第二天,我发现他的时候,就主动朝他走过去。我说:“高教儿,你好!”他问:“你有事儿?”我说:“我跟别人说话犯法吗?”他说:“谁说你说话犯法了?”我接着说:“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和我说话?如果是我违法或存在问题,你应该找我呀,为什么警告别人呢?”他有点慌,说:“我没说。”说着就要走,我向前跟了两步说:“高教儿,我想跟你谈谈法律……”话没说完,他就一边快步离开,一边大声说:“你别跟我讲法律,你别跟我讲法律……”

(待续)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说明白,谁的老板?我们在工作、在赚钱吗?看守所强迫在押人员劳动是违法的,你们从中拿了钱,那只是你们的老板!”我刚说到这儿,那警察已经没影儿了。

非法开庭之前,妻子写信告诉我,请无罪辩护律师有困难,让我做好准备自己辩护。我当时的心情几乎没有任何波动,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要为自己辩护的。于是,我针对《起诉书》中的种种荒唐之词一一予以驳斥,同时,我从邪恶用以诬陷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上,逐条分析,予以揭穿: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没有任何宗教形式,既不邪,也非教;法轮功没有组织,更没有上下级,没人能利用我,我也不能、更不会利用谁;我只是个普通公民,根本没有能力破坏法律实施。我信仰真、善、忍,连破坏法律实施的想法也没有;如果说我破坏了法律,那就要具体说明哪条法律被我破坏了?破坏到什么成度了?

单单就罪名的构成,就可以看到中共邪党用以迫害的借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漏洞百出。当时我虽然不能写的更全面,但已经能让自己充满自信,对邪恶的法庭没有丝毫的畏惧感。

非法开庭那天,我带着写好的辩护词往外走,看守所值班的警察头头不让,我就告诉他:“你不让我带辩护词,就是剥夺我辩护的权力,那我不去了。”他只能放行了。

当庭,我不太了解开庭程序,也不知道公诉人和法官会耍什么花招儿,但我知道,他们说什么我都要想一下,不要糊里糊涂的配合邪恶。当时公诉人问我:“你家里带字的钱哪儿来的?”我答:“我有工作,钱当然是挣来的。”她又问:“干什么用的?”我反问她:“钱就是货币,还能干什么用?别人家的钱干什么用,我就干什么用。”她有点生气:“请正面回答我!”我说:“我已经回答完了。”

宣读辩护词期间，我感觉自己铿锵有力，因为那每一句都发自内心的，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念着念着，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种忘我的状态，感觉全宇宙的众生都在听我宣告。法官示意我坐下，我说：“我愿意站着念，因为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外面的同修在诉江，所以虽然当时的辩护词上没写，我也当庭表示，我要起诉迫害法轮大法的元凶——江泽民！

非法判决下达后，我很快写了上诉状，要求驻所检察官帮我转交法院。可是那天当值的驻所检察官喝的醉醺醺的，不但不管，还站在监室门前质问我：“谁让你炼法轮功的？”我正告他：“正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所以我无罪！”我还想往下说，他转身离开了我的视野。这时看守所的一个科长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把经过说了一下，发现他在往旁边看，我知道一定是那个检察官就在旁边躲着，于是我故意大声说：“作为驻所检察官，值班期间酗酒，不作为，渎职。他要不接下这个上诉状，我下次就在诉状上再填一个名字，就是他！”那个科长赶紧把我的上诉状接过去，说：“我给他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看守所还有另一名检察官。在我离开看守所之前，有一天他主动找到我，问我：“有啥想法？”我简单告诉他：“判我一天也不行。”他无奈的说，“可是已经判了呀。”我说：“不管法院判多少，我的态度永远不变！”他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他用右手指胸口告诉我：“我们知道你们是无罪的，但不敢直接放了你，否则我这身衣服就得脱了。但又不想听上边的多判你，所以就拖了这么长时间。”我有些感动：“你是第一个敢穿着制服当面说法轮功无罪的，我希望记住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我本以为他会犹豫，谁知他竟脱口而出。我知道他说的名字真的，因为此前我已经知道了。

我转身进了监室，里边二十多个在押人员纷纷用眼神和手势向我表示敬佩，因为他们见证了刚才的一切。

刚到监狱，一下车，他们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直接把我带到了一间满屋子都是警察的会议室，大约有二十人。他们都围坐在一个椭圆形的大会议桌旁边，只有我一个人站着。不知是谁先问了一句：“因为啥进来的？”我说：“法轮功。”这时一个秃头一边用笔敲着桌子，一边说：“多可惜，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家庭，非得干这个。你对的起你的父母吗？”事后我知道，这个被叫做“李秃子”的警察就是专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教育科副科长。我说：“如果不抓我，我在单位是个好员工，在家里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这不是我造成的，连警察都知道我没犯罪。”他们一听，觉的新鲜，就让我讲。

我给他们讲了我在单位和在看守所遇到的警察、检察官明真相的故事。还没讲完，那个秃头警察把桌子“啪”的一拍：“别说了，这是谁给谁做工作呢？！你说这不是你造成的，那是谁造成的？”我说：“是共产党。”说完，我觉的自己的声音有点小，而且眼睛躲开了对方的视线，似乎有点潜在的恐惧。恰好这时他又喊了一声：“你敢再说一遍，谁造成的？”这次我底气十足的喊了一句：“是共产党！”而且我腰杆挺直，表情严肃，直直的正视着他的眼睛。我本以为接下来是一顿乱打或酷刑，谁知他竟象泄了气的皮球，蔫儿了。

在监狱里，我拒绝干活儿，也不背监规，就是找各种机会和犯人聊天，讲真相。慢慢的，我感觉很多人都绕着我走，或者我主动打招呼，对方也不理我。正在我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我：“不是我们不想跟你说话，是高教儿不让。”我知道，高教儿就是每天戴着钢盔、阴沉着脸在厂房里乱转的那个警察，是这个监区的教导员。